

老板也是人

酷酷情色文库

丁力 著

群众出版社



老板也是人

酷酷情色文库

丁力 著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板也是人/丁力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5. 1
(酷酷情色文库)

ISBN 7-5014-3358-5

I. 老…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5187 号

老板也是人——酷酷情色文库

著 者: 丁 力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bbs.com
信 箱: qzs@qzcbbs.com
印 刷: 北京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90 × 1240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55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3358-5/I · 141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王星焰刚刚在大班台上坐下，秘书琳娜就进来通报，说他的同学找他。

“同学？”王星焰问，“大学的同学还是中学的同学？叫什么？”

“姓李，”琳娜说，“叫李东， he 说是您小学的同学。”

琳娜说着还递上一张名片。王星焰接过名片，对着上面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什么名堂。

“李东？”王星焰问，“小学同学？”

“是。”琳娜说。

王星焰实在想不起来他有个叫李东的小学同学，就是真的有，那也肯定从来没有来往过。

“他说是哪个小学的吗？”王星焰问。

王星焰这样问也不是苛求琳娜，自从万利通公司上市之后，王星焰也成了不大不小的名人，于是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记得的和不记得的，有交情的和没有交情的，通过写信、打电话甚至找上门来的不在少数。刚开始的时候王星焰还蛮高兴，还能热情接待，甚至还能从这些热情接待中再次确认自己功成名就的感觉，个别以前确实关系比较好的，王星焰还专门给安排在二级公司工作。但是后来发觉这样不行。王星焰发现，凡是主动找上门来的，基本上都是求有求于他的，并不能够给他提供什么帮助，虽然王星焰本来也没有打算要同学给他什么帮助，但是他也不能无限制地帮助这些认识或不认识的呀。并且王星焰发现，那些过去跟他关系真的还比较好的，或者现在混得有点出息的，并没有来找他；相反，来找他的总是那些印象不深的，甚至是完全没有印象的，有时候对方说了半天，王星焰能够回忆起来的，也只是对方所提到的那些人和事，而关于对方自己，王星焰还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于是，王星焰就专门向琳娜作了交待：凡是自称是我同学的来找我，一律先挡驾，报上姓名来，是否接待或怎样接待，听我的吩咐再说。琳娜到底是在香港工作过几年，这套规矩并不陌生，所以，处理起来倒也没有什么差错，并且常常矫枉过正，把本来属于王星焰要接待的同学也给礼貌地打发走了。但是今天这个情况有点例外，今天要求见王星焰的这个李东，琳娜不但没有自作主张地将其打发走，而且当王星焰一来上班马上就做了通报。

“他是刚刚从加拿大回来的。”琳娜说。

琳娜的回答看起来是所答非所问，其实是挑重要的说。

在琳娜看来，来访者小学在哪里上的并不重要，关键是看他现在在哪里。比如中央来的肯定比省里来的重要，外国来的比国内来的重要，至于现在这个李东，是从加拿大回来的，那么，当然就比从内地来的重要。回答老板的问题，要先拣重要的说。

果然，王星焰来了兴趣。

“大头？不对呀，大头怎么叫‘李东’呢。你能确定他是从加拿大回来的？”

王星焰确实有个大学同学在加拿大，外号叫“大头”，但是大头姓居，叫居元朝，怎么着跟这个“李东”也难发生联系。

“差不多吧，”琳娜说，“要不然先叫他进来？”

“好，噢，等一下，今天上午有什么安排吗？”

“上午没有，”琳娜说，“中午要跟南海基金的韩总吃饭。”

王星焰想了一下，说行，你让这个李东进来吧。说着还扬扬手中的那张名片，仿佛这个李东此刻就在他手上了。

王星焰最近心情不是很好，现在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了，特别是在资本市场上，那种只要股票上市就万事大吉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的过去，王星焰感叹自己的运气不好，没能赶上那个股票市场完全是卖方市场的好时代。王星焰实在搞不懂，中期业绩做得那么好，万利通为什么还是跌破了发行价，搞得王星焰灰头土脸的，都不好意思见承销商。

王星焰有点想不通，既然国民经济每年都能保持百分



老板也是人

之七到百分之八的增长速度，为什么作为中国企业精英的上市公司普遍不景气呢？如果上市公司都这么不景气，那么，哪些企业景气呢？王星焰想像不出，偌大的中国，还有哪些效益好的企业没有上市，说实话，如果还有什么像样的国营企业没有上市，那么也轮不到他的万利通上市。在中国，企业股票上市流通其实是一种待遇，就像以前什么级别的领导可以看什么文件一样。既然是待遇，那么，只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基本上该上市的都上市了，不该上市的通过适当的包装也上市了，实在连包装也不能上市的就拉郎配找一个条件好点的公司“捆绑”上市，这之后，才能轮到他这样的民营企业。既然好的公司都上市了，而上市公司又全面不景气，那么，国家的百分之七百分之八是怎么来的？王星焰不敢设想国家统计局弄虚作假，事实上这种事情也不好弄虚作假，弄虚作假一年可以，如果年年弄虚作假，窟窿越捅越大，最后怎么收场？王星焰只能感叹自己才疏学浅，跟不上形势。

从真正市场规律的角度说，股票的价格高低对上市公司本身的经营不应该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具体到王星焰这里就不是这么回事了。万利通是民营企业，准确地说是王星焰的私营企业，私营企业上市之后，就不是王星焰一个人所有了，而是大家所有。准确地说，凡是持有万利通股票的股民都是企业的老板，所以，王星焰现在还真关心本公司股票的价格，只有股票的价格高了，他才可以顺利地实现他的套现计划，或者说是“利润提前兑付计划”。计划非常简单，就是来一个大分红，每股分配六毛。由于王星焰是绝对大股东，自己一个人差不多就占了百分之六十的

股份，只要每股分配六毛，王星焰就能提前套回上亿的现金。将来无论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形势怎么变，无论万利通经营得好还是不好，王星焰都已经把自己的全都投入提前收回，并且锁进了私人保险箱，等到国家关于“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条款一通过，他自己也等于进了保险箱。关键是他这样做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还可以标榜自己是“最替广大股民利益着想”的董事长。曾何几时，管理层批评上市公司尽玩虚的，动不动就来一个高送配，股民赚了一个响声，并没有得到实惠，实惠还是被上市公司自己得了，理论界甚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上市公司的高送配的目的就是从证券市场上再次圈钱。现在好了，现在王星焰反其道而行之，不搞高送配，直接派发现金，而且是大量派发现金，真正替“广大股民”的利益着想，看管理层和理论界还有什么可说的？

管理层和理论界真的不好说什么了，因为王星焰是最大的股民，绝对控股的股民代表，真正代表了最广大股民的根​​本利益，因为这个“最广大股民”中的绝大多数就是他自己。

既然派发的钱主要是以上市公司的名义派发给王星焰自己，所以，王星焰当然关心上市公司的股价，如果股价太低了，即便他可以控制股东大会，他也不好意思每股派发六毛钱现金。王星焰发现，无论做什么事情，光合法还不行，还要合理，只有较高的股价才能支撑较高的派发，这就是“理”。所以，王星焰现在真的替万利通的股价着急，替中国低迷的股市着急，希望中国的股市走出低迷，希望万利通股价能上升到一个足以支撑每股派现金六毛的



适当价位。

王星焰这么想着，琳娜已经把客人带进来了。

果然是从加拿大回来的。是不是从国外回来的，不用看护照，一看神态就知道。王星焰发觉自己看人的本事比看中国的经济形势要准。

“哎呀，果然是你呀，王兄。”来人夸张地说，边说还边夸张地走近王星焰，双手伸得老长，迫不及待地要与王星焰拉手。

王星焰虽然还没有想起来他是谁，但是已经肯定对方确实是自己的同学，有两个证据，一是面熟，有遥远的过去某个熟人的影子，二是这个人说的普通话里面有王星焰家乡方言的尾子。王星焰知道，学一个地方的方言不难，难的是说普通话的时候要带上那种方言的尾子，这种“尾子”其实是学不来的，必须在那里长期生活过才行。如此说来，这个客人至少是自己的老乡。于是，隔了大班台，王星焰把右手伸过去，同时脸上露出有节制的微笑。

“你好！”王星焰说。边说边想，这个人到底是谁？

“还是没想起来？”对方问，“董正华记得不？”

“记得记得。”王星焰说。董正华当然记得，小学的班主任嘛。这样一说，王星焰的脑子似乎清晰了一点，至少把检索的范围缩小在他小学六年级的那个班。

“你是我们班的？”王星焰问。

“是啊，三班的，班长是田东升。”

“对呀，班长是田东升呀，”王星焰说，“前几年我还见过田东升呢。”

越说越近了。

“工宣队李师傅记得吗？”对方再次提醒。

“记得呀。”王星焰说。王星焰这么说着的时候，就已经有点抱歉了，因为这么多人都记得，居然把人家加拿大华人给忘记了。

“李师傅就是我爸爸呀。”对方说，“想起来了么？”

“噢……你是李……李文宝？”

“对对对，那是我小时候的名字，一上中学就改了，改叫‘李东’，东方红的‘东’。”

王星焰终于想起来了，彻底想起来了，其实只要他上来就说“李文宝”，王星焰肯定早就想起来了。王星焰就是把谁都忘记了，也绝不会忘记“李文宝”的。

2

李文宝确实是王星焰的同学，准确地说他们同了一年的学，但是那一年他们之间经历的事却让王星焰刻骨铭心，终身难忘。

王星焰那年十二岁，上小学六年级。王星焰跟哥哥一起住在他姐姐家里。本来王星焰是跟着父母一起下放的，小学快毕业那年，王星焰回到城里，住到姐姐家。

王星焰回到城里，就遇到了许多的不适应。比如说话。王星焰在乡下的时候，普通话比老师还标准，所以，一旦学校里有什么活动，站出来说话的总是王星焰，但是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现在的王星焰说的是“乡下话”。王星焰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学会了说“乡下话”。其实，王星焰说



老板也是人

的还是普通话，但是普通话的尾巴带了一点点乡下话。不要小瞧这个“尾巴”，正因为这个尾巴，王星焰马上就被同学们排斥在圈子之外。

首先遭遇排斥的是演样板戏。那时候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甚至是部队都排革命样板戏，因此，排样板戏不是什么新鲜事，王星焰在乡下的小学里就排过，不但排过，而且还是主要演员，演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中的郭建光。巧了，现在在城里的学校也排《沙家浜》。按说王星焰以前排过这个节目，并且担任过主角，所以，这次的排演应该少不了他，但是他不但被排斥在主角之外，而且还被排斥在配角之外。这么说吧，连个普通战士甚至是匪兵都没有让他演。

王星焰不服，王星焰觉得他们太小瞧人了，甚至是太欺负人了。于是，王星焰主动找到老师，当着办公室许多老师的面，拿出自己在乡下演《沙家浜》时候的剧照，给董老师看，并且说：“我演过《沙家浜》，演的是郭建光。”

王星焰这样一说，当然是语惊四座，几个老师还有一两个同学马上就围过来，看王星焰拿出来的那几张剧照。

“真的呢。”其中一个说。

“我唱得比他好。”王星焰说。说着，王星焰就唱起来。奇怪，王星焰一唱起来，乡下的尾巴就没有了，而且确实比那个同学唱得好。

“我看他唱得是好一些。”教音乐的罗老师说。学校的音乐老师是学校文艺宣传队的具体负责人，当然也是排样板戏的具体负责人，所以，罗老师的话自然有一定的权威性。

“我还会翻跟头。”说着，王星焰径直走出办公室，一

个小助跑，当场来了一个侧手接后手翻。

“我看他行。”罗老师说。罗老师在这样说的时候，还特意看看董老师，仿佛是专门征求董老师的意见。

结果，真的让王星焰演郭建光。但是此后不久，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罗老师突然被抓起来了，是工厂的民兵来抓的。那时候学校归工厂管，工厂的民兵小分队相当于现在的治安办，但是比现在的治安办权力大，可以抓人。

罗老师被抓起来之后，《沙家浜》自然就停排了。又过了一段时间，罗老师又回来了，但是回来之后她就不教音乐了，而是劳动，什么事情都干。其中有一件事情王星焰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刷旗杆子。那时候的旗杆子是木头的，被刷成白色。罗老师身上挂了油漆桶，先爬上旗杆的顶端，然后再开始刷油漆，从上面往下刷。刷一截往下移一截。本来罗老师可能是不想爬上去的，但是工宣队李师傅不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突然之间让罗老师有了那么大的胆量、那么大的能力，居然还真的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旗杆突然摇晃起来，吓得罗老师在上面哇哇大哭，惊得其他几个老师赶快跑到旗杆下面，使劲抵着旗杆，仿佛这样就能保证旗杆不摇晃，或者保证罗老师不从旗杆上掉下来。王星焰记得几个老师当中就有董老师，而且董老师当时的脸上也挂了眼泪。王星焰当时不明白董老师为什么要哭，但是董老师流眼泪的形象却永远铭刻在王星焰的心中。

王星焰还记得班长田东升当时也夹在几个老师当中。田东升没有哭，一脸的严肃，像个大人。其实，田东升本来就比王星焰他们大，个子大，年龄好像也大一些，不然不会让他当班长的。



老板也是人

许多年之后，准确地说是王星焰大学毕业正式参加工作之后，王星焰又一次碰到田东升，说起这件事情，田东升还骂王星焰是傻逼。田东升告诉王星焰：罗老师就是因为王星焰才受的那些苦。因为被王星焰顶替下来的那个“郭建光”是工宣队李师傅的儿子，叫李文宝。

不知道是不是受罗老师漆旗杆那件事情的激发，王星焰突然有很多东西想表达，但是又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表达，最后想到了写日记。为了写日记，王星焰还专门去商店买了一个笔记本。那时候王星焰身上已经有了零花钱，自从离开父母来姐姐家生活之后，他就有了零花钱。零花钱是母亲给的，每月一块。

为买笔记本，王星焰已经去商店里看了三次了。王星焰看上了两种笔记本。两种笔记本大小差不多，纸张的质量也差不多，一种是牛皮纸封面的，一种是塑料套。塑料套的当然好看，但是要卖七毛钱一本，而牛皮纸封面的是每本四毛一分钱，差不多要贵三毛钱。三毛钱，是两场电影和三个乒乓球的钱。最后，王星焰还是买了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

晚上，当王星焰把那本崭新的牛皮纸笔记本展开的时候，心里一阵激动，突然之间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了，甚至是个伟人了。王星焰立刻就想到鲁迅，想到雷锋，还想到王杰、门合、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他们好像都是写日记的。

王星焰在崭新的笔记本上写下年月日之后，头脑中马上就映现出罗老师爬上旗杆的情景。王星焰就想写这件事。于是，王星焰就写了：“前几天教音乐的罗老师爬上了旗

杆，罗老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要向罗老师学习。”

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是总算开张了。因此，再见到同学的时候，王星焰感觉自己高大了许多，心里想：我都写日记了！当然，只是想想，并没有说。

但是，只想不说是难受的。王星焰骨子里还是希望自己的秘密能被同学们发现。于是，总是把日记本带到学校里，想显摆。

这一天课间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在教室里面打闹，一不小心把王星焰的日记本从桌子上面碰到了地上，并且这个碰的人不是别人，恰好是李文宝。是李文宝就算了，碰了也白碰，谁都知道李文宝的爸爸是工宣队的李师傅，大家都让他几分，不但同学让他几分，连老师都要让他几分。于是，王星焰就自己弯腰从地上把日记本捡起来。如果王星焰就这样弯腰捡起来，什么话都不说，那么，或许灾难就过去了；但是就在王星焰自己弯腰把日记本捡起来之后，突然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具体地说是一次向同学们显摆的机会。于是，王星焰说：“别把我的日记本弄脏了。”听起来是随便的一句话，其实是在向同学们宣布：我王星焰写日记了。

“日记本？”李文宝问。

“日记本。”王星焰说。王星焰的声音蛮大，仿佛不光是说给李文宝一个人听的，而是要说给全班的同学听，特别是说给龚广琴这样的女同学听。

果然，王星焰的话引起了同学们的注意。王星焰甚至已经感觉到那边的几个女同学往这边看了。

“不是吧。”李文宝说。李文宝这样说，主观上可能是



老板也是人

不愿意在王星焰面前认输，作为学校工宣队李师傅的儿子，李文宝不能老是在一个从农村转学来的同学面前认输，上次在演郭建光的事情上李文宝已经输一次了，这次肯定不能再输，所以，李文宝肯定要极力否定和贬低王星焰。但是事与愿违，李文宝这样一说，反倒帮了王星焰。

“你看是不是，你看是不是。”王星焰说。边说还边把日记本打开，让大家看他手里面的到底是不是日记本。

当然是的。只要打开一看就知道确实是日记本。

那一刻，王星焰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几乎全班的同学现在都知道王星焰写日记了。

正当王星焰有点得意忘形的时候，麻烦来了。大麻烦来了。

“好啊！”李文宝大声说，“你拿自己的日记冒充毛主席语录！”

李文宝的这句话像一声炸雷，当场将班上炸得鸦雀无声，除了王星焰的心跳之外，其他声音立刻全无，仿佛空气突然凝固了。

“反革命！”李文宝说，“反革命！现行反革命！”

后来据田东升说，王星焰的脸像一张白纸，就像突然之间被人抽干了血一样。

是的，李文宝说得没错，按照当时的情况，王星焰是现行反革命，因为王星焰居然在自己的日记本的牛皮纸封面上套了一个毛主席语录的外壳，这就等于是拿自己的日记来冒充毛主席语录，这难道不是现行反革命？

王星焰知道什么是反革命。那一次他跟妈妈和哥哥一起去县城，在县城汽车站，看见几个年轻力壮的专政队员

押着一个人从车上下来。那个人看上去非常虚弱非常肮脏，上身穿了一件非常肮脏的破棉袄，棉袄好像是灰色的，但是上面显然沾了许多污物，被捆绑他的绳子勒得变了形，并且鼓出来一团瘪进去一块；头发很长，并且很长的头发上满是污垢，不是一根一根的散头发，而是一撮一撮的，像是先用糍糊搓了一把，然后又撒了一把土灰一样；下身穿了一条单裤，单裤也是灰色的，看样子还蛮新的，就是太脏了；关键是那双脚，脚上没有穿鞋子，光脚，脚背上有明显的污垢，并且已经结成了壳，脚掌呈弯曲收拢状，仿佛想尽量收缩成一团。从车上下来之后，原来的几个人把他交给另外的几个人，给王星焰的感觉是这个人下面哪个镇子上的，现在由镇子上押送到县城来，并且就在车站交给县城的专政队员。在交接的过程中，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人反抗了一下，或者他根本就没有反抗，而接收他的专政队员纯粹就是为了给他一个下马威，反正王星焰是亲眼看着接他的这几个专政队员把那个人推倒在地拳打脚踢了一顿。在几个专政队员对这个人进行拳打脚踢的时候，王星焰还看见这个双手被绑在后面躺在地上的人双脚本能地抽搐了几下，立即被其中一个专政队员在他脚背上踩了几脚。这时候，王星焰清楚地看见那个人的每一个脚趾缝里面都是血红的。整个过程非常快，非常安静，现场除了其中的一个专政队员说了声“让你不老实”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声音，从头至尾那个人都没有发出一声叫喊，原来十分喧闹的汽车站那一刻变得那样安静，安静得有点不正常了，连汽车发动机的声响都没有了。只是在那个人被押走之后，才有一个同样从那辆车上下来的旅客说了一声：



老板也是人

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与刚才李文宝说得一样，只不过那个旅客声音小，李文宝声音大，那个旅客声音里包含同情，李文宝的声音里包含仇恨罢了。

王星焰被带到工宣队办公室之后，几乎已经傻了，大脑当中一片空白。

“你说怎么办？”李师傅问。

王星焰显然是吓傻了，吓得已经听不懂李师傅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了。王星焰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这时候，董老师来了。董老师是慌慌张张地赶来的，董老师那脸上的表情仿佛是她自己干了坏事。

“你看看，你看看，”李师傅说，“你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董老师平静了一些，或者说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一些，一脸严肃地接过日记本，先翻过来调过去看了看表面，然后又打开里面，一目十行地扫描起来。扫着扫着，脸上恢复了一点血色。

“写的倒是革命日记，”董老师说，“写革命日记当然是好事，但是你为什么要用语录本的封面套在上面呢？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要爱惜革命日记，完全可以买一个带塑料皮的日记本嘛，干吗这么小气？你要好好检查！好好斗私批修！”

董老师这样说着，就毕恭毕敬地走到李师傅的身边，把展开的日记本给李师傅看，边给李师傅看边说：“要狠狠斗私批修，先在班上做检查，然后开批判会，您要不要亲自参加？”

董老师的声音很小，仿佛是跟李师傅在说悄悄话，有